

划破夜幕的红星

——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

余 琦 刘开骅 主编

海潮出版社

目 录

1 >

会议篇

通道会议，虎口急转兵

《中央日报》泄露天机

通道城议而未决

黎平会议，中央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

打破封锁，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黎平县胡家商店的激烈辩论

猴场会议，结束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

挥师西进

“太上皇”退位

遵义会议，历史的拐点

王稼祥：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是错误的

凯丰：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会理会议，林彪发难

杨尚昆：行动的目的我也不完全知道

林彪：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毛泽东：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两河口会议，红军命运的分岔口

你是一个很难被杀死的人

北上？西进？喇嘛庙里的唇枪舌剑

毛儿盖会议，盖不住的野心

张国焘：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

黄超：欲北伐必先南征

林彪：我们才几个人哪？

毛泽东：有人说我是曹操

巴西、俄界会议，红军的生死时刻

彭德怀：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陈昌浩：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

毛泽东：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61 > 战斗篇

血战湘江

被困：千钧一发

血战：破釜沉舟

突围：延续希望

突破乌江天险

扎竹排，红1团首渡回龙场

神炮手，红4团冲过江界河

架浮桥，红6团占领遵义城

喋血娄山关

再夺娄山关，情势紧迫

攻下点金山，初战告捷

死守娄山关，胜利在望

夺占遵义城，首获大胜

四渡赤水出奇兵

一渡赤水，避敌锋芒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三渡赤水，挥师川南
四渡赤水，全线入滇

巧渡金沙江

直逼贵阳城，巧夺北盘江
威胁昆明城，抢渡金沙江
光照金沙江，水拍云崖暖

强渡大渡河

“啃掉硬骨头”，红1团再当先锋
奇袭安顺场，抢下唯一渡河船
十七勇士，飞舟强渡

飞夺泸定桥

急行三百二，直扑泸定桥
奇袭猛虎岗，急夺摩西面
打起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
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天险

西渡嘉陵江

大山里的“造船厂”
急袭强渡嘉陵江
鏖战剑门关

北取包座城

夜探包座，初战大戒寺
围而不歼，夺占求吉寺
围点打援，设定伏击圈
分割包围，全歼主力师

激战腊子口

工兵连，依江绝壁修栈道
红4团，勇做先锋拔头筹
“云贵川”，毛遂自荐建奇功

红6连，正面强攻定胜局

合兵战直罗

打下张村驿，迎接党中央

巧设“口袋阵”

直罗捉“牛”

恶战普渡河

六甲阻击战

夺占白马山和老干山

西涉普渡，北渡金沙

渡河东征

破天险，两主力大麦郊会师

设埋伏，兑九峪重创阎军

逼太原，晋西北初创根据地

三交镇恶战，夺下回师西渡渡口

西征作战

突破围剿，巩固西北根据地

打下曲子镇，活捉“野骡子”

进驻同心城，品字连接根据地

147 >

地域篇

遵义：生死攸关转折点

乌江强渡

遵义会议

娄山关

土城：小城古镇故事多

浓郁的长征特色

首渡赤水在土城

青杠坡战斗

黄平：两过苗乡传美名

旧州——历史与文化的交汇地

两过苗乡传美名

九旬老人重走长征路

诱人的民族风情

会泽：古城旌旗迎风飘

红军长征过会泽

自然风光留人醉

光辉的历史文化名城

会馆文化称奇中华

寻甸：藏在深闺待人识

红军长征过寻甸

寻甸六甲战斗

藏在深闺待人识

中甸：雪峰之巅飘赞歌

征服中甸雪山

中甸休整

奇丽的自然景观

泸定：铁索桥上铸丰碑

二十二勇士书写神奇

古镇磨西

千仞绝壁诉说壮士跳崖传奇

石棉：十七勇士奏凯歌

大渡河畔的明珠之城

勇士强渡大渡河

飞越猛虎岗

冕宁：彝族同胞明大义

彝海结盟传佳话

泸沽阻击震敌胆

会理：石榴花开红军来

攀西明珠

奔袭通安州

抢渡金沙江

会理会议达共识

197 > 人物篇

一

毛泽东：悲欢离合长征路
周恩来：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朱德：度量如海 意志坚如钢
张闻天：跟着真理前进
博古：一个人物的历史与长征
王稼祥：担架上的长征
任弼时：风雨长征路
刘伯承：彝海结盟胜诸葛
陈云：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人
邓小平：长征路上的乐观主义者
杨尚昆：云水襟怀松柏志
徐向前：三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
贺龙：九死一生过草地

二

彭德怀：横刀立马大将军
林彪：长征战将
聂荣臻：与林彪的三次争论
萧克：拉开长征序幕
罗炳辉：长征后卫
徐海东：率红 25 军单独长征
陈赓：受毛泽东赏识的干部团团长
萧劲光：戴“罪”立功的干部队长
杨成武：七天七夜草地路
杨得志：大渡河畔破天险
许世友：大战“独臂王”
张宗逊：休养连的继任连长

宋任穷：干部团政委

余秋里：长征路上痛失左臂

三

天宝：喇嘛走长征

刘英：长征为媒

向守志：一棍救了数十命

钟明：从家门口开始长征

彭胜昔：14岁的红军干部

顾玉平：保卫周副主席走长征

钟发镇：枪林弹雨译密电

夏精才：贵州“千人”走长征

赵天明：红色司号员

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

马明德：鸟儿肯定飞不过这样的山

陈茂：一只牛蹄出草地

张显扬：张思德的老班长

张琴秋：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四

长征中的张国焘

长征中的李德



会议篇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有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会上，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引领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通道会议，虎口急转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2、红6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开始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余人。

《中央日报》泄露天机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由于日益远离根据地，后勤物资补给、伤员救护等问题更加突出。长征初期，伤病员还可以用担架托抬随队前进，甚至送返苏区，突破湘江后，红军进入广西境内，伤员只能就地安置。加之，桂境少数民族众多，群众基础薄弱，红军面临的困难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敌情也变得更为严峻。

中央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很快就摸透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认为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将迅速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向湘西前进，与红2、红6军团会合。有鉴于此，蒋介石急令国民党军向洪江、黔阳地区大幅转移兵力。

禀承蒋介石全歼红军主力的意旨，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慌忙下令调整兵力部署，将原有的五路“追剿”大军改编为两大兵团：第1兵团以刘建绪为司令长官，下辖第1、第4、第5路军以及李觉之

的第19师；第2兵团以薛岳为司令长官，下辖第2、第3路军。

全军整编甫定，何键便急调一部兵力协助桂军尾追红军，同时严飭主力部队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洪江、黔阳区域疾进，妄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北上湘西的路上。为截断红军西进贵州的通道，何键还电飭王家烈，令其将所属精锐力量部署于锦平、黎平一线；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得知红军顺利渡过湘江的消息后，主动配合中央军的“追剿”行动，严令部队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实行坚壁清野。

一张无形的巨网已经悄然拉开……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却全然不顾红军将士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

严峻的情势灼烧着毛泽东的思绪。虽然他已经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实际指挥权，已经被排除在了最高决策层之外，再也无法使自己的智慧直接决定这支他亲手缔造的雄师劲旅的命运了，但他片刻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稍感平静。浓涩的苦闷和难释的忧虑紧紧地包裹着他！

这一日，刚刚吃罢晚饭，毛泽东又信手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铁皮公文箱，里面塞满了一路上搜集的各类报纸和书籍。看到毛泽东忙乱的样子，勤务员小魏抓紧时间帮他准备床铺，架上门板铺好被褥。但毛泽东还没有就寝的意思，小魏见状，暗暗担忧，心想他今晚又不会休息了。于是，他拨亮了马灯，帮着毛泽东整理起资料来。不一会儿，各种书报便铺满了几乎整个门板。

夜更深了，寒气侵人。

小魏忍不住催促：“主席，该休息了。不然，周副主席又要批评我了，你也该支持我的工作嘛！”

毛泽东点头“嗯”了一声，可翻阅书报的手却没有停，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小魏知道他又陷入了新的思索，连忙静了下来。

毛泽东的目光停留在了那本商务版《中国分省地图册》湖南省的版面上，他仿佛看到了老对手蒋介石精心描画的作战计划决心图：“湘、桂两军全力‘追剿’，于湘西严加防堵，务期将‘共匪’主力全歼于第五道封锁线之中。”



一道道由碉堡暗壕构筑的铁壁火线，已经牢牢地横亘在了红一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之间！

“难道真的无路可走了？！”

一个硕大的问号闪过了毛泽东的脑际，但随即又被他顽强的意志力拉成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突然，《中央日报》上一则不太起眼的消息映入了他的眼帘——

贵阳来电：黔省主席兼军长王家烈夺据黔政三年以来，虐民之擢发难数，黔人水深火热，有甚倒悬。……近闻共匪窜至湘西，威胁黔省，筑地达官显贵、商贾大亨，纷纷扶金携银，远逃他省。……共匪一旦犯黔，黔军毫无抵抗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遣派国军大员入黔剿匪，并将王家烈撤职查办，以绝祸患，万急！万急！

“不能去湘西，必须去贵州！”毛泽东重重地敲击了一下床板，自言自语道，“对了，不能忘了，还要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记上一大功！”

“主席，您没事儿吧？给国民党记功，您在开玩笑吧？”小魏诧异道。

“小鬼，老蒋的新闻官给我们送来了最及时的情报，还不该给人家记功吗？好喽，我得早点休息，明天还有大事要办！”毛泽东笑笑，躺上了门板，困扰他多时也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个战略计划已经酝酿成熟。

次日，部队继续行军。道路更加泥泞、曲折……

毛泽东紧锁着双眉，走在行军队列里，由于昨晚几乎一夜没睡，他脸色发白，双眼又酸又胀，头晕得厉害。突然，一匹红色骏马从后方疾驰而来。马上端坐着一个精干的小伙子，由于马奔跑得速度太快，他随着马身剧烈地颠簸着，一时看不清面孔。离毛泽东还有约2米的距离，来人飞身下马，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主席跟前。这时，毛泽东才认出了他——原来是军委总司令部二局的侦察参谋小钱。

小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边抹脸上的汗水，边跟毛泽东打招呼：“主席好！”

毛泽东停下脚步，看着小钱忙乱的样子，忍不住问道：“出啥子事

了么？瞧你小鬼着急的样子。”

“报告主席：紧急情况，敌人的主力已加紧向湘西运动，沿城步、绥宁、会同一线构筑起了坚固阵地，我们的去路已经被敌人截断了！”小钱言简意赅地回答道，“我现在正赶去向周副主席汇报。”

毛泽东闻听此言，自言自语道：“老蒋果然是猜透了咱们‘三人团’的棋路喽，大有请君入瓮的劲头嘛！好，你快去报告恩来。”

“是！”小钱转身上马，跑出去几步又调转回来，凑到勤务员小魏跟前悄声道：“主席脸色很差，昨晚准没休息好，还不赶紧让他上担架。”

毛泽东执拗不过两个小鬼，勉勉强强坐上了担架继续行军。躺在担架上，他的思绪仍然难以平静：前方敌人已经布下了无数的陷阱，正张网以待；但是，最高决策层——“三人团”，特别是洋顾问李德，却一意孤行，顽固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坐着担架赶了上来。只见他苍白的脸上泛着青色，厚厚的近视镜片几乎遮住了大半面孔，被露水打湿的几缕头发凌乱地贴在前额上，肥大的灰布军装衬托出更显消瘦的身躯。毛泽东从担架上欠欠身，关切地问：“老王，你的伤现在怎么样了？”

王稼祥努力地抬抬上身，无奈地摇头道：“还是老样子，伤口愈合很慢。不过，我还扛得住！”

“千万不能大意，现在医疗条件差，你自己可要注意休养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劝道。

王稼祥向上推了推下滑的镜框：“这个我知道，倒是你老毛，我看你最近瘦多了，脸色也不好，你可要注意身体呦！”

“我没事儿，只是这几天着了点儿凉，晚上睡得又有点儿晚，主要是心里烦，哎！”毛泽东叹了一口气。

王稼祥深知毛泽东为什么叹气，可他欲言又止。于是，两个人在担架上默默同行，各自整理着自己的思路，此时的无言却是另一种会心的交流。





毛泽东从怀里掏出两支烟，王稼祥十分了解这个老伙计，他肯定已经酝酿好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计划。于是，他接过烟先给毛泽东点燃，自己也点着了，静静地等毛泽东开口。

毛泽东狠狠地吸了口香烟，缓缓地吐出一片烟气。“稼祥，你来看。”透过浓重的烟幕，毛泽东把那份他反复揣摩的商务版《中国分省地图册》递到了王稼祥跟前，“看来，老蒋已经摸准了咱们李德顾问的棋路喽，据我翻阅敌报及司令部二局侦察的情况来分析，我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已暴露无遗，在我前进的方向上，老蒋已调集了整整15个师的兵力沿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布防，正在赶修工事，构筑碉堡，人家的口袋阵已经布好喽！可咱们的李大顾问，却硬要拿咱这不足3万的疲惫之师去死拼人家已经准备好的封锁线，简直是愚蠢至极，简直是不可理喻嘛！”毛泽东激动地又猛吸一口香烟。

“润之啊，千万别激动。”王稼祥侧起身，仔细端详毛泽东递过来的地图。他虽然不谙用兵之道，而那份破旧的地图也已经被毛泽东用各种标图符号涂画得面目全非，但那支代表红军前进方向的粗大箭头正向一个巨大的蓝色包围圈抵近，却是一目了然，更是触目惊心！

王稼祥瞬间也读懂了这其中所蕴藏的无比凶险，“如果敌情发展情况属实，那现在我们的进军计划就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他话语间也忍不住流露出了少有的怒气，“我们绝不能再重蹈湘江惨败的覆辙了。润之，那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毕竟，作战上你是先生。”

“我是哪门子先生嘛，只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罢了。”毛泽东顿了一下，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沉思片刻凛然道，“兵圣孙子早有明训——致人而不致于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蒋某人既然想请君入瓮，我们就叫他竹篮打水白忙一场。据二局侦察到的最新情况，黔省兵力薄弱，还没来得及构筑堡垒工事，而且王家烈也已经被红军的威势吓破了胆子。依我看，摆脱当前困境的关键就是改变向湘西进军的方针，而是乘虚直取贵州。”

“对，就应该这么干！”王稼祥赞同着，用力挥了一下拳头。

“恐怕咱们的李大顾问，又要给我扣上顶流寇主义的帽子喽。个人毁誉事小，红军生死事大。假如李大顾问他们再冥顽不化，就真要断送掉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了！”毛泽东无限忧虑道。

“那咱们就专门开个会，认真检讨一下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仗都打成这个样子，看李德还有什么话说。他若再强词夺理，就把他轰下台！”王稼祥看了毛泽东一眼，朗声道。

毛泽东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为王稼祥思想的转变而高兴。他曾为自己的孤独而深深地苦恼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长期以来他同时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战斗——敌人的仇恨与战友的误解。可他也懂得思想上的深入往往与孤独感如影相随，而他始终坚信他的战友们最终会理解他。王稼祥的转变正证明这一点，他相信这也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要开好会，关键是要争取更多同志思想上的转变，如果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来，会即使勉强开了，最终也无法解决问题。”毛泽东莞尔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

“老毛，你放心，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会站在真理的一边。最近，我同洛甫（张闻天）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俩也有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我俩在军事上是外行，对军事方针的转变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我现在就把你转兵贵州的意见，告诉洛甫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支持你。”王稼祥说罢就赶紧去找张闻天交换意见。

望着王稼祥远去的身影，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知道自己已经赢得了关键性的支持。

通道城议而未决

1934年12月11日，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攻占了湖南通道县城。这座面积不大的小县城地理位置却相当重要：向北可入湘，向西可入黔，往南则通桂，位于三省交界之处，是名副其实的“鸡鸣三省”之地。

或许是历史的巧意安排吧，工农红军命悬一线的危急处境与断续存亡的艰难选择，也正好处在了这样一个利害冲突的交汇点上。此时此





刻，相信只有毛泽东才能体味这个特定方位点的历史意义。他站在这个三省交界之地，远眺阴霾浓雾中若隐若现的连绵峰峦，心潮澎湃，思绪难平：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党和革命的前途使他坚定了争取“发言权”的决心。

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县溪镇“恭城书院”。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召开。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和李德等，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在会议召开前，关于毛泽东是否与会，还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王稼祥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思路与张闻天交换看法后，张闻天便向当时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了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进行专题讨论。但德籍顾问李德却力图阻挠，他甚至别有用心地揶揄王稼祥和张闻天：“你们两位可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东只是个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产生马列主义呢？关键时刻，中国革命更需要你们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需要你们之间的团结。”但是，博古也认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统一大家的思想，于是责成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

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实际主持军委工作，更是最高决策层“三人团”当中，具体组织和领导这场举世罕见的红军远征的负责人。两个多月的流徙跋涉，两个多月的心智熬煎，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他清俊的脸庞日渐消瘦，原本视仪表如生命的他，任由胡须疯长竟已抵胸，但深藏在八角帽檐下的那如炬的双眸却压倒了所有的疲惫和畏惧，透射着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外国记者曾经形容，周恩来长征时期所拍摄照片中的双目是“圣徒的目光”。不错，他就是马列主义的“圣徒”，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徒”。他以自己的党性素养和道德魅力，向世人彰显出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人格力量。

两个月来，红军接连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伤亡惨重。特别是湘江之战，更是损失过半。全军上下，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劫变颇有微言，高级将领中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受苦人”。作为具体负责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员，他所感受的压力是空前的：数万将士的生命，历尽千难万险才建立起来的新